

的大嫂穿短襖大紅裙。新娘的花轎，抬進八字大門，直入廳堂，是時樂聲大作，爆竹連串的放，小賀客們，一面要看新娘，一面要拾放過的爆竹，忙得不亦樂乎；眾賓客群擁在花轎旁，各個表情不同，因為當時男人欣賞女人的美色，公開的機會不多，就是現在，秀色隨時可餐，選舉中國小姐，還有人會反對。所以結婚，吃喜酒，是當時年青人，最高興參加的一個場合，不像現在，新娘早已見過，結婚時已失去神秘性，時間也不過先後這麼二個多鐘頭，帖子一多，綉眉頭都來不及，情形大不相同。花轎在大廳走廊前停下，未來的大嫂，由喜娘扶出轎外，跑過一只空米袋，二人手持紅綠帶參拜天地，我與成弟，手持喜燭前導，並持紅綠帶領入洞房，一路紅氈鋪地，賀客撒米，到了新房中，新娘換粧。坐一下再出來祭祖並依次見禮，這時新娘是不容易做的，見一個禮，拜一次，贊禮呼請，「某某老太爺出見」，聲調抑揚頓挫，全廳皆聞。碰到女太太們，有時不免客氣一番，說回啦，一面有人再三找尋出來見禮，一時笑聲呼聲四起，熱烘烘的一堂喜氣。小孩在人群中穿來穿去，女客們在批評新娘娘的面貌，老一輩子的道貌岸然，中年人嬉皮笑臉，都在偷看新娘娘，入晚合盃共席。

晚上開的是正席，樂人奏樂唱劇，似乎是崑腔，賓客猜拳飲酒，新郎新娘，挨桌敬酒，煞是熱鬧，到最後幾盆四色水果，總是不吃，女太太們就拿手帕包起來，帶回家去。

最後鬧新房，總是年齡相近的兄弟們，鬧得最利害，獻計策的是老三房乘極公的第二位兒子昌齡哥，他思想的時候，總歡喜跑來跑去，突然停止下來，這表明他已經有了新主意了，我們就照了他的主意做。那時喜娘，地位很重要，一切為新娘排解，新娘是從不說話的，說好話的是她，必須能言善辯，面面週到，如果生得俏麗一點，乾脆客人就目標轉移到她身上。鬧大嫂的新房，現在已印象模糊，不大記得起來總是叫新娘坐床後說句話，有一件事是不會忘記的，就是新房中有一個新馬桶，用紅紙圍起來，裏面放了很多喜菓，像長生果、蜜棗、糖等，不料那一位惡作劇在裏面放了一些爛泥，等到大家向新娘討喜菓吃，喜娘往馬桶裏去拿，不料摸了一手爛泥，樂得大家哈哈大笑。到後來纔知道是其姪姪（乳名阿雪）的傑作。

第二天大嫂黎明即起，向祖母及嬸母請安，膽子也慢慢見大起來，跟我們小叔們談天。隔幾天，再由喜娘分赴親戚長輩處，分送新娘做的繡花「油場」（圓形，塗頭油之用。）或者扇鑿子、鞋面、烟袋等等，長輩們也賜送東西，這樣子總要忙上個把月，新娘子的任務算是完畢。

## 遊記

### 薔薇處處的華盛頓近郊

爲了經濟時間，我們搭乘聯美航空公司夜間飛行的客機，自舊金山赴華盛頓。班機於晚八時二十五分起飛，於翌晨八時三十分到達華盛頓的國家機場。這樣我們節省了一夜的旅館錢，也節省了半日時間。

在飛機上，我和陳廠長履坦坐在第一排位置，在我們右手是二位美軍軍官，但一會兒，空中小姐來和那兩位軍官悄悄說了幾句話，那兩位軍官便改坐到後面去，把位置讓給一位穿淺紫色衣裳的中年婦人和一個長髮垂肩的女孩，那女孩的衣服和那位太太的衣服的衣料和顏色是一樣的，手裡抱着一個洋娃娃，不斷的向媽媽問長問短，媽媽大概是怕驚動同機乘客的安息，輕輕的有耐性的答覆這位小姑娘沒有完的許多問題，到第二天我們才知道這位太太便是約十年前很有名的電影明星芭芭拉史丹薇，有星照空，總算我們這一次平凡的旅行中的一點點綴。

在機場有左天覺博士來迎接我們。左博士在美國農業部貝茨維爾的研究所工作，他是專門從事於菸葉的研究的，在華盛頓和美國南部的幾天的停留中，我們參觀了很多的菸廠、菸葉復薰廠、菸田、菸葉試驗

## 世界一週 (續)

孫衛

場，大學裡的菸葉研究所以及合成菸葉的製造廠和雪茄菸廠，都是左博士代爲安排的。左博士的熱心和願慮週到實在令人感佩，他爲了替我們安排參觀日程，不知道打了多少電話，寫了多少信，修改日程多少次，他的女書記也爲此不知增加了多少工作。最後，爲了親自發信，在公路上他的汽車被一位粗心大意的卡車從後面撞一下，把車子後面撞壞了，幸虧人沒有受傷。

但，因爲他的熱心，使我們能在最短的日期內，看到最多的地方，把星期日都利用到了。到底從事研究工作的人是最細心最條理的。

我們很匆忙的拜訪了大使館，看到幾位同學，但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便去郊外馬里蘭州貝茨維爾的農業部研究所的菸葉試驗室，也就是左博士工作的地方。這裡有完善，設備很多的試驗室，也有很大的暖房，從事菸葉種植的試驗。左博士正利用放射性元素研究菸葉生長時對各種元素的吸收和變化情形。

去研究所不遠便是馬里蘭大學，兩處都有很寬的草坪，很多的樹木，景色宜人，左博士的家便在這附近，是新興的近郊住宅區。每一個住宅都有寬廣的草坪，而圍着這些住宅的又有很多的樹木。左博士的房子是一種新式的設計，一半是平房，一半是樓房。

但二樓僅比平房高出一半，樓下則僅較平房低一半，一半低於地面。平房用作客廳、廚房和飯廳，樓上是臥房、書房等，地下室是客人的臥室，和小孩們的起居室。因此主婦上樓下樓只費像普通樓房一半的力量。而房間都很寬大，佈置的雅潔，自然不必談了。

當天的下午，便由左博士親自駕車繞過巴摩城，到本薛文尼州的蘭開斯特去，住在布魯斯微克旅館。這個旅館是比較舊式的，但卻很有歷史價值，有幾位美國總統都曾利用這旅館的平台作競選演講。旅館的大廳裡還陳列了很多美國初期的文物、家庭用具等，雖然歷史不能算長久，仍有點古色古香的意念。

我們來這裡的目的，是訪問通用雪茄公司，並參觀其研究室，然後再驅車到麥洪訥城參觀他們新的菸葉和菸砂磨成粉末後再像製紙一樣，抄成捲筒的所謂合成菸葉。另外再參觀一部份用這種合成菸葉，利用機器捲製雪茄的工廠，因為捲筒合成菸葉的原故，使雪茄於製造的機械化容易得多，這兩個工廠才落成五年，所以一切設備和構造都是很新式的，使工人有一個優良而舒適的工作環境，面積也很大。

從麥洪訥城到蘭開斯特，再回華盛頓，公路兩旁所看到的住宅，家家門前都盛開着薔薇花，如錦堆綉帷，迎風招展，不覺聯想盛唐太平時代，記載在詩歌文學裡的洛陽的牡丹。

## 白宮和華盛頓紀念塔

回到華盛頓左博士爲了經濟和方便兩種原因，替

。吳君在大學所擔任的課程竟是美國歷史。

我們注意到，食堂中的司帳，是一位黑頭髮白皮膚很文靜的美麗少女，她高高的坐在櫃檯後面，我心裡想，這樣美麗的姑娘大概是西班牙的血統吧，但當我們去付帳並買點華盛頓的紀念品時，這位姑娘却輕輕的用國語問我們是否臺灣來的，原來她正是一位未來的馬里蘭大學的美國史教授，家人還都在臺北呢。

中午，有幾位美國友人招待我們在華盛頓一家餐館午餐。其中一位友人不久前曾訪問過臺灣，而另一位較年輕的則在美海軍服役時曾到過青島和上海，因此大家談論格外親切，這個餐館的侍者都是又高又大的黑人，穿着紅色禮服，恭身執役，更給顧客心理上以豪華尊貴的滿足，餐畢主人爲了表示歡迎遠客之誠意，特每人再來了一客冰淇淋，是用香檳酒和橘酒調製而成的，我偷偷看了下價目，每份美金一元九角，這可算是我生平所嘗到的最貴的冰淇淋了。美國的冰淇淋，可以稱得起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不但美國的牛奶又多又好，調製得好，他們更利用很多新鮮的水果和果汁，例如草莓、鳳梨，冰涼細膩，芳香滿口，真是回味無窮，現在他們又將美酒和冰淇淋來一同調製，我們真可以說，美國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可用冰淇淋作爲代表。

今天是星期六，白宮開放，任何人都可以入內參觀，我們能有這個機會總算很幸運，白宮所佔的面積

我們預訂好了郊外馬里蘭大學附近的臺兒哈文汽車旅舍。所謂汽車旅舍是美國汽車公路發達以後，因爲國民喜歡旅行而新興的一種事業，即在公路邊上築成附有車房的鄉村旅舍，寢室旁邊即是車庫，以便利公路上旅行的客人。這種旅舍的租金，反只有都市裡的租金的一半，而樹木蔭森，庭園佈置，景色如畫，每個客舍，獨立爲一座簡單的小屋，中間又有車舍相隔，環境清淨，空氣新鮮，在馬尼刺近郊，我們曾參觀到這類的旅舍。不過，富有的馬尼刺汽車階級投宿到這些旅舍裡，據說却又另有目的。只有建築，缺少花木或庭園之美了。

無論怎麼樣，我們可能是首開紀錄做了一次出無車的汽車旅館的旅客，也享受了清靜而很輕鬆的一夜，因爲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們將有一日的休息。

履坦兄有一位摯友吳君住在華盛頓，就在馬里蘭大學執教，很早便駕車來看我們，並先到大學前的一個食堂進早餐，吳君出身在北國，第一眼便可看出充滿了健康和爽朗的氣概。我們在食堂中談論頗久，話題自不免提到多難的祖國，以及中國人旅居在美國的生活情形，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爲了生活，爲了替祖國爭取點榮譽，在美國都很有努力，也都能有點表現，甚致多少引起一點美國同行的顧忌以至嫉妒。在客居之中，因爲不斷有真正的競爭的關係，所以每一個人都不能閒散而非努力不可了。沒有真正的競爭沒有進步，這也許是中國人能在海外有成就的大原因。

雖不算小，但建築並不如歐洲帝王所留下的宮殿那樣氣魄雄偉，工程浩大，尤其以美國今日的富有和繁榮，偉大工程到處可見，爲一國元首的美國總統在這裡辦公，真覺得有點委屈，也許，這便是民主制度的特色，國民所推選出來的人是要替國家效力的，表現替國家服務的方式，在於工作的精神和方法，而不是窮奢極侈的宮室殿宇。

我們隨着參觀者的行列，依照一定的路線通過白宮內的許多處所，裡面掛滿了歷屆總統的大的油畫像，裡面的傢具和陳列，自然也都是堂皇而有歷史紀念價值的。我們看到有一個大廳的一角放着一座一眼便可看出來自東方的屏風，我們三人都非常高興，不禁齊聲說這是中國的屏風。可是那個高大胖胖的守衛却笑咪咪的說：不是的，這是這次日本的岸首相贈送的。

華盛頓紀念塔矗立在一塊平原的中間，這裡也像一座公園或廣場。五百英尺高的紀念塔，孤零零的卓立着，看起來那樣簡單而崇高，也許這樣的設計正適合的表現了美國的開國英雄的崇高而樸素的人格。

我們也循序的隨許多來此觀光遊客，分批乘電梯直到塔頂。在電梯裡，由麥克風講述這個塔建造的經過，在塔頂可以俯瞰整個華盛頓的風光，看起來是多麼安靜而美麗。

赫德森河畔樹木繁茂，都是公園，很多人面對着靜靜的河流，在草地上享受着和煦的陽光，以消磨這

美好的星期六的下午。可惜我們沒有充份的時間來一心一意的欣賞這全世界第一首都的市區佈置和美麗風光，並從這市區的佈置和環境裡，尋找出一些痕跡，何以這個年青的國家能成爲自由民主的支柱，各個民族的希望，也好學個榜樣。全世界都想從年青的美國學取榜樣，或分享一杯幸福的成果（儘管他們有時牙酸酸的，仍感覺不是味道）。可是，年青的美國除了上帝以外，又向誰去學取榜樣呢。上帝爲什麼這樣偏心，只降福給美國人呢，難道不是由於天助自助的一定原理嗎。

### 一頓中國式家庭晚餐

晚間吳君本計劃留我們在他簡單可是仍備有電竈冰箱和電視的獨身漢的公寓內隨便吃點晚餐，藉此再多點聊天的時間，可以多相互瞭解些自由中國的近況，和同胞們寄住在美國的情形。可是左博士已爲我們安排好在他家中一個晚會，可以見到他所工作的研究所的幾位菸葉專家以及美國農業部主管剩餘農產品（包括菸葉在內）的一位負責人員，只好請吳君把我們送回貝次維爾而與他道別。但這半日的小遊，已足使我們除直接對我們有關的業務以外，增多了許多通常的知識，也是一種收穫。

參加左博士家中晚會的，都是些專家學者伉儷。左太太特爲親自做了幾個中國菜，包括最受美國人歡迎的什錦蛋飯和春捲，此外並有烤火鷄和布丁等。左氏伉儷把他們家中，佈置得整潔舒適而帶有東方氣味，壁上懸掛着左夫人自己的以及名家的中國畫，矮圓圓桌也是有着中國式彫刻的紫檀木，使摩登的客室

骨架。把一些骨頭，用一個大紙袋裝起來，好送到外面垃圾桶裡去，把杯盤先用去汚粉泡起來，然後用塑膠海綿擦乾淨再在水龍頭下沖洗，用乾布抹乾然後很整齊的安放好，好在美國的商人把每種家庭的工作和動作方法都有過仔細的研究，設計了一切非常實用而美好的傢具設備，就是水龍頭裡也加上了幾層細小的銅絲網一樣的零件，使沖出來的水，均勻而常有泡沫，使籠下的工作要輕鬆容易得多。使美國的主婦可以不必借力於女傭，也使作爲一家之主的丈夫，減輕了不少的經濟負擔。

可是，雖然如此，我們仍然幫忙到夜深才告別，回到汽車旅舍去。這一頓晚餐，使我們膚淺的經驗到，居住在美國的僑胞是怎樣的日夜工作着，不但在工廠或辦公處所，而且在家庭裡。

## 題徐瑩畫展

黃君璧

年來中國繪畫作風，醞釀在變，古典派與創作派，聚訟不息，藝術的新思潮，澎湃于海外，尤足驚人，余于新作家，原無非議，蓋時代不同，學術日新月異，繪事何獨不然，但溫故知新，治學之道也。畫人以丹青筆墨，點染天地間造化，動若人物鳥獸之神態，靜若山川之蒸鬱，草木之華滋，從筆墨間顯出其神韻，而與現實不失脫離，有筆有墨，此就是一幅畫善盡美的中國畫，遠在南齊的謝赫六法論，後人根據這個意義，作爲繪事的定律，直至現在，畫壇未敢推翻其理論，假若否定古人，脫離軌範，單憑個人筆墨靈

中，增加了莊嚴而古典的氣氛。連幾個烟灰盤也是左夫人親手用鉛片蝕上中國花卉圖案製成的，簡單而美麗。從這些室內佈置，便已可約略瞭解，在美國作爲一個主婦，所要做的各種類之多。何況室外平整的草地，不斷的整理灌溉，除了花園以外，我們晚餐所吃到的春捲中的韭黃，也是自己種在後院子裡的。左夫人還要親身照顧兩個還沒有達到學齡的寶寶呢。

當我一和這些位來賓的博士夫人們握手時，忽然想到，中國至少有兩個形容女人美麗的字的字眼，是無法引用到美國的家庭主婦身上的，所謂柔荑二個字，可憐這一輩子和上幾輩子的美國男子是無福消受的了，她們的手就像一個球類運動員或者工人的一樣，那樣粗糙。而她們的身材，也遠不如在時裝雜誌，和電影上所看到的那樣苗條婀娜。也許她們把整個美，貢獻給了整個家庭，因而犧牲了自我的美。

因爲客人很多，我們採取自助餐的辦法，一人一盤，自己隨意擇取心喜的菜餚，然後分坐在地下室三個桌子上。男客們都是專家，他們對學識的專長，以及彬彬有禮的態度，使我個人有侷促之感，但仍不能不幫着主人週旋一番。各人一盤吃完了，再自動的走進餐廳去補充。而好客的左博士伉儷，又不斷的送上許多菜來，每位來賓都津津有味的欣賞各樣菜餚，最後把各自盤子裡每一粒米都吃了下去，只剩下油汪汪空空的一只盤子。這倒和我們中國舊式家庭裡，不許小孩在飯碗裡留下一粒米的老規矩一樣。

夜闌客散，我們幾人全體動員，幫着左太太收拾散放在各處的煙灰盤、酒杯、咖啡杯、水杯，用過的空盤刀叉，以及餐廳桌上菜盤裡所留下來的烤火鷄的

感，林塗西抹，自詡創作，此野狐禪之流耳。

中國山水畫法，自南北朝開其端，專門作家，如宗炳、王微邁步前修，啓發後學，一脈而下，代宏其藝，停留于清初四王之間，四王工力，當推石谷，石谷會自說：「以元人筆墨，運宋人邱壑，而澤以唐人氣運，乃爲大成。」但後之論者，猶說其筆墨過于刻露，實屬失之太熟也。

門人徐瑩，天資敏慧，淑靜溫雅，嗜好藝事，畢業于武昌藝專，余于三十三年客昆明，即從余習畫，此時作品，已具規模，文筆秀麗，書法亦清映可喜，山水從南宗入手，常取古人名迹，銳意臨摹，不爲近代畫風易其素志，來臺後曾任教于師範大學藝術系，并白之餘，仍臨池濡翰，決心從古法度致力，出入前人，筆墨既久，融會自生，醉心四王，尤喜石谷，是故對石谷筆墨，更有心得。近以所臨石谷重江疊嶂圖長卷屬題，筆精墨妙，奔放脆底，神韻甜暢，靈氣撲人，不熟不甜，絕無學石谷者的通病，又余舊藏廉州仿巨然溪山清遠圖卷，會假臨一道，能揣摩入微，蒼潤渾厚，神貌俱合，與原蹟幾可亂真，亦可知其用功之深也。竊以古人繪畫，意境與神韻，非深切體會，不能領略，既得之矣，而又不能專以古人之成就爲止境，吾人所望于今日之畫人，不止如石谷之所謀集大成，更應以造化爲師，遊覽名山大川，創造意境，推陳出新，徐弟倘能體會斯旨，前途之遠到，詎可量哉。所以應友人之邀，出其近作六十餘幀，茲定于六月三日在中山堂公開展出，以余知之較深，爰爲文以介士林云爾。